

# 河畔春令

吴相艳

吴相艳

春讯一动，运河水一波波细细漾开后，沿岸的花花草草们就次第明艳起来。有的热烈奔放，抢先露脸；有的审慎矜持，持风观望；也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半推半就半妖娆。最先禁不住引逗的是迎春花、连翘和杏花。时逢春寒料峭，忽而乍暖还寒，什么样的危险都吓不退勇敢的花心，柔软的花蕊一旦向阳而笑，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生命的力量了。就像陕北民歌所唱：“桃花你就红来，杏花你就白，爬山越岭俺寻你来”，春情萌动，百媚千娇，大地上一切生灵都鼓胀着热情，争着赶着，说着笑着，进入一年中最好的状态。

桃李是春色的主角，暖风微熏，粉面含羞半遮半掩的魅力无人可挡。早在《诗经》中，先民就用桃花来喻新娘之德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”；桃花之艳入人心，可见一斑。在唐僧取经路上的“色劫”中，杏花仙子深情款款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

吴相艳

吴相艳

吴相艳

吴相艳

## 瓜把式河爷

吴俊泉

吴俊泉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运河湾子一带，提起河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能跳入捷地闸口大旋涡里，一口气摸上三四条一色儿的金尾大鲤鱼。

有一次，他在大旋涡里摸到一条小金蛇，不少古董商争抢着高价钱收买，他都婉言拒绝了。他用小金蛇到南方换了十大车粮食，为遇上干旱之灾的百姓免费发放。为保护抗日游击队员，他被日本鬼子追得无处可去，跳进大运河，潜到对岸庄稼地躲过一劫。那年，他听说一艘载着十万大洋、沿运河上京城行贿的南方商船，在白河崖沉河，他连夜偷偷打捞上来，雇了一辆马车，拉着十万大洋去了南方，亲手交给了八路军。

河爷的传奇故事，不仅被相互传颂，还写成了戏本和沧州木板大鼓。

土地改革时，河爷又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。把分到的十亩上等旱田，在运河湾子里换了一亩菜园子。虽说“一亩园抵十亩田”，可当时拿十亩田换一亩园的，真还没有。河爷这一举动，在运河湾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人们都瞪大了眼珠子瞅着河爷。河爷却心不慌脚不乱，心里说：“你们瞅着吧，我不把这一亩菜园子弄出个花样儿来，我就不是河爷！”

运河湾子一带，把精通种庄稼技术并有一定成效的人统称“庄稼把式”；把精通种瓜技术并有一定成效的人统称“瓜把式”。只一年，河爷就成了出类拔萃的“瓜把式”。河爷不是在菜园子里种菜，而是种瓜。而且，不是普通的黄瓜、西瓜、脆瓜、甜瓜，而是这一带从没种过的香圆儿瓜。

香圆儿瓜，拳头大小，个儿头匀称，成熟后浑身金黄，散发的浓浓香气，飘得很远很远，很多人叫它“香十里”。别人卖瓜用秤，河爷的香圆儿个头儿一般大小，他论个儿卖。谁家屋里摆上一两个香圆儿，一进大门儿就可以闻到香味儿。而且这香圆儿可以放到年底，瓜身不烂，香气不散。所以，住在运河湾子里的人们，等河爷的香圆儿一上市，就争抢着买上两三个放在屋里的桌面上。

这香气顺着潺潺的运河水传到沧州城，引来不少瓜商前来，想出大价钱包销。河爷一口拒绝。他说，香圆儿是喝不花钱的运河水长大的，不能赚钱。一季香圆儿卖出去，够够他一年吃喝的就知足了。后来，又有不少人想出大价钱来学种植香圆儿的技术，也被他一口拒绝了。有人说，河爷没儿没女没家小，孤老头子是想把种香圆儿的技术带到棺材里去，太自私。河爷却说，那些花大价钱学我种香圆儿技术的人，都是为了赚大钱，他不收这样的徒弟。

这一年，河爷正在集市上卖香圆儿，一个十来岁的讨饭孩子昏倒

吴俊泉

花心里藏着运河人家的安居梦。繁华摇落后，还有更深的期待，绽放只是一场美丽的开始，而非终结。

沧县刘进士的梨出名地甜，这个走出过进士的村庄果然人杰地灵，出产的梨个大饱满，汁稠味甜，似乎更符合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花魂”的意境吧。

沧州老作家李子先生似乎对梨花情有独钟。在他笔下，几乎所有运河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故乡——运河畔一个叫“梨花屯”的村子。梨花开落，生命轮回，大运河有多少流水，两岸就有多少恩怨情仇的人间故事。“梨花屯”虽然杳不可寻，但自古以来，“伤春怀远”成了稀罕的情感，在物质追求和精神顾盼的较量中，人性的务实基因发挥了强大牵引力。英雄白发、美人迟暮，固然令人触目伤怀，甚至睹物自伤，但面对未来的视野，让人们更愿意关注一棵树的生长，而非一朵花的凋零。

吴俊泉

吴俊泉